

溫柔的受創

——屬於北青的日子

◎陳尚志

在這欲淚的此刻，泫然的不知是喜是悲？回想起走過的這些日子，這段感受已是日漸熟悉，也許這些屬於北青的日子的本身便是一串串悲與喜的交集吧！我想起醉老六裡的狂歌痛飲，想起四處求援時大師、「表哥」的拔刀相助，想起與正邦如何地在一個溽夏的午後穿越台北的車陣，還有與伯堅決定捨棄一個半成形的專題時，半是牽掛半是痛快的感覺。還有小毛、明揚、傑克、盈良、白蘭、倫馨、小華……

你傻不傻呀？我問自己。然後給自己一個傻笑。或許吧！在十年後，或者考完後，或者就在下一秒裏，我便會對此刻的決定感到後悔，但是我總不能只因著遲疑未知的感覺而在此刻停下脚步，我不能啊！畢竟，怎麼樣的苦都快撐過了，就只剩這道關卡，衝吧！在一切都豁出去之後。

漸漸的，就有了一種執意的想要守住什麼似的感覺。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？就像此刻待在大體實驗室裏，看著黑板上公佈的考試日期：15日胚胎、17日大體、微免，19日生化。三上的四大天王就在一週內考完了！低下頭望著自己的手錶——11月3日，有點想哭，有點想笑，有點獨立蒼茫的心情。

你傻不傻呀？我問自己。然後給自己

一個傻笑。或許吧！在十年後，或者考完後，或者就在下一秒裏，我便會對此刻的決定感到後悔，但是我總不能只因著遲疑未知的感覺而在此刻停下脚步，我不能啊！畢竟，怎麼樣的苦都快撐過了，就只剩這道關卡，衝吧！在一切都豁出去之後。

很想忘記一些事情，卻又捨不得將這些事情忘記。就像是書桌的最下一層抽屜，永遠是堆滿那些捨得捨不得的東西。有時不經意的拉開了，刹時翻騰了滿腔的回憶。隨著照在筆端的陽光我眺向窗外，耀眼的金黃灑落一地，想起這晚秋的時刻該是收穫的季節，而自己走過了這許多的日出日落，驀然回首，又該是怎般心情呢？

曾經笑著說北青是我的女朋友，細想從來，竟是愈想愈像了。尤其是到後來，愈是接近出書的時刻，愈是有股激情驅迫自己。爲她熬夜，爲她急，爲她氣，想撒手不理又是捨不得放不下。而今書已將成，回想此番心間受創的過程，卻是不自覺中醞釀著延綿低迴的溫柔，直是教人徘徊，低吟！

我想，編完北青後該是會重新開始過正常的生活了，那意味著看一疊厚厚的講義，好幾齣電影，和好好的看看如此縱容我的爸爸、媽媽。或許往後不必再細數北醫楓林道上夜色的蕭索，雖然那夜風回想起來並不太冷，而月色還是很美的！

走出實驗室，天空滿佈星子，掛得低的就分不清是星還是山中的燈火了。眼底不自覺的濕重起來，真的！